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唐祝文周 四杰传 (下)

程瞻庐 著



新平社

PDG

唐祝文周四杰传

(下)

程瞻庐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75印张 331,000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统一书号: 10437·7 定价: 2.65元



目 录

- 第五十一回 百花台欢迎闺眷
五骏骑遍访佳人……………(479)
- 第五十二回 书馆春深错点鸳鸯谱
妆楼人静闲品凤凰箫……………(489)
- 第五十三回 调寄百尺楼识曲聆音
缘订三生石推襟送抱……………(499)
- 第五十四回 杯中残滴痴绝乡村女
灯前正拍颠倒虞美人……………(509)
- 第五十五回 密语相商微闻脂粉气
纤尘不染戏继睡鞋诗……………(517)
- 第五十六回 倚翠偎红偷傍游仙枕
珠啼玉笑催开并蒂花……………(525)
- 第五十七回 镜里窥玉容丫鬟注目
堂中来怪客僮仆惊心……………(534)
- 第五十八回 入密室殷勤授心诀
上闺楼仔细看眉峰……………(544)
- 第五十九回 冒申申娇小姐含愤
情脉脉俏丫鬟居功……………(552)
- 第六十回 白玉无瑕传言玉女
黄金有价愿作金人……………(562)
- 第六十一回 石破天惊情场多阻
山穷水尽奇境特开……………(573)

- 第六十二回 延嗣续祝解元得子
释怨仇徐秀士做媒……………(583)
- 第六十三回 磕响头梦魂惊锦瑟
谈密话消息逗秋香……………(593)
- 第六十四回 大媒颊上茅草乱蓬蓬
娇女指尖梅花香拂拂……………(603)
- 第六十五回 佯狂避祸岳翁知婿
仓猝就道崔女离乡……………(613)
- 第六十六回 诗中才子非真非幻
梦里替人若有若无……………(620)
- 第六十七回 河畔归舟欢腾内子
庙前论字倒写良人……………(627)
- 第六十八回 毕敬毕恭佳人款客
不伦不类村汉通文……………(636)
- 第六十九回 祝希哲片言熄怒火
冯太君千里归故乡……………(645)
- 第七十回 唐解元大除夕行令
冯玉英上元夜张灯……………(655)
- 第七十一回 觅竹叶宛转求姑母
取参枝邂逅遇娇娘……………(666)
- 第七十二回 紫薇堂俏婢子啼鹃
牡丹亭老太君看鹤……………(675)
- 第七十三回 宵征肃肃公子把衾裯
夜语喁喁丫鬟同枕被……………(684)
- 第七十四回 吉甫堂上相国集贤宾
学士桥边枝山授诡计……………(694)

第七十五回	小施伎俩老相国受欺 大发牢骚众家奴集议……………	(703)
第七十六回	杜雪芳内堂誉俊婢 华相国书院训群僮……………	(713)
第七十七回	扭胸脯小杨争板凳 烘馒头痴婢闭房门……………	(723)
第七十八回	卅六名群芳都待选 五百年佳偶总无缘……………	(732)
第七十九回	尤石榴痛恨薄情郎 唐解元激怒老相国……………	(742)
第八十回	璧合珠联佳人入选 波谲云诡才子遭殃……………	(751)
第八十一回	不速客来逢凶化吉 有心人至破涕为欢……………	(761)
第八十二回	娘子军秘密解围 女儿酒殷勤献客……………	(770)
第八十三回	秉烛游闲逸话阿福 夜行船悠扬闻棹歌……………	(779)
第八十四回	扁舟载艳美在其中 佛殿题诗变生意外……………	(788)
第八十五回	陆昭容惩戒狂夫 唐子畏杆除旧恶……………	(797)
第八十六回	访踪迹园内闹妖魔 破机关房中卧酒鬼……………	(806)
第八十七回	老太君哀哀哭俊婢 少夫人历历话书僮……………	(815)

第八十八回	呆公子自夸先见 老太师亲访逃奴……………(824)
第八十九回	杜太史停舟迎远客 祝解元开帐索吟髭……………(834)
第九十回	欲壑难填尽情敲竹杠 良宵易误何处觅桃源……………(844)
第九十一回	鸳梦未圆冷落唐才子 鸚哥如意推举女状元……………(853)
第九十二回	宴白亭祝枝山设计 轮香堂华相国坐茶……………(862)
第九十三回	平头文契签押六如 捧腹文章清空一气……………(871)
第九十四回	红粉两行恍入女儿国 金尊三献欢饮寿星杯……………(881)
第九十五回	李寿姑图赖相思债 华秋香羞进合欢樽……………(890)
第九十六回	品玉箫同聆下雨歌 熄银灯戏赠催妆曲……………(899)
第九十七回	秦妹顾女妙语解颐 吉士佳人良宵阻梦……………(909)
第九十八回	唐解元巧对一双络索 祝希哲妄思三笑姻缘……………(918)
第九十九回	一番秘策有意戏狂徒 两字罗韩无心成佳兆……………(927)
第一百回	扮演假秋香逢场作戏 结束真才子对酒当歌……………(936)

·第五十一回·

百花台欢迎闺眷 五骏骑遍访佳人

弹唱《三笑姻缘》的，把祝枝山唱的太不堪了，唱到周文宾戏友一段，竟把祝枝山说的和周德一般齷齪，已失去了才子的身分，甚至周文宾赚去祝枝山的裤儿，枝山也会上当，把裤儿褪了下来。此种不近情理之谈，虽可以博得听者发笑，但是祝枝山的才子身分，从此消灭，只好和周德拜把子，去做难弟难兄了。列位看官，书是假的，情理是真的。周文宾要取得祝枝山不辨雌雄的真凭实据，何以定要赚去他的裤儿，只须索得他手书好妹妹的一页便面，他已无法抵赖了。

闲话剪断，祝枝山的东道明明输了，周文宾逼他把杭州太守送来的润笔，充作罚金。枝山道：“老二且慢，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已输了，今夜不缴出罚金，明天也当缴出。不过我祝某的眼睛是不济事的，你骗过祝某的眼睛，不算稀奇，要是你打扮着女妆，在热闹街坊上看灯，人家的眼睛也都似我祝某这般钝，我才佩服你乔妆的本领。”文宾道：“这有何难，我从后街兜到清和坊，背后跟着许多轻薄少年，也都算我是乡下女郎，谁也不曾看破我的真相。”枝山道：“不算不算，一者，你口说无凭，祝某不曾目击情

形；二者，你从后街兜到清和坊，这不是热闹所在，你便躲过人目，并不为难，你果有本领，我再和你赌一个东道。听说今夜麒麟街王兵部府门前的鳌山灯棚，特别鲜明耀目，还加着后面空场上放着异样的焰火，趁着你尚未改装，我伴着你到麒麟街去看花灯和焰火，要是你没有破绽露出，我便再输你一个东道，你敢去么？”文宾道：“谁说不敢去，不过第一个东道你还没有交出罚金，怎么又比上第二个东道？”枝山道：“我不抵赖你便是了。假使第二个东道是你输的，那么彼此抵销罚金，两无来去。假使第二个东道又是我输了，那么缴了三百两罚金再缴三百金。”文宾道：“我不相信，你的行囊中除却三百金更无长物，怎说缴了三百金，又缴三百金？”枝山笑道：“那么你太瞧我不起了，说一句爽快的话，要是两个东道我都输了，第一笔罚金明天交付。第二笔罚金限我在三五天内镇日写扇写对，把收下的润笔，一概交付与你可好？”文宾听了，又动了他的好奇性。其实不是他的好奇性发动，是他的天喜星发动了。便道：“老祝，去便和你去，只是在路上行走，彼此用什么称呼？”枝山道：“要是认做夫妻你太吃亏了，好在我方才唤你好妹妹的，我们便认了表兄表妹吧？”文宾点头道：“这也使得。”枝山道：“那么我们便动身吧？”文宾道：“且慢！”说时解去了罗裙，大踏步便向庭心中跑走到墙隅的尿桶脚边，诗声琅琅地题了一首长歌。然后回到里面，紧上裙子，且笑且说道：“做了女人，便是这一层不方便，外面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我这女人虽然是假的，但是一时内急，不能够拉去裤儿，便在道上吟诗？”枝山道：“那么我们便要改变称呼了：‘好妹妹快走啊！’”文宾道：“哥哥先请，奴家来也。”于是一对乔装改扮的兄妹，同出墙门，家丁们当着二

爷不敢笑，待到主人出去了，都是笑得前仰后合，不在话下。

且说这一夜庆赏元宵，街坊上人山人海，都往热闹地方行走。尤其是麒麟街王兵部府前的灯彩，博得人人喝彩不休，彩棚以外，还有鳌山，鳌山以外，还有音乐亭，哀丝豪竹，铁板铜琶，悠悠扬扬地奏动起来。所有看灯的闺眷，都坐在百花台上，一应灯彩，色色俱备，绢灯上面都绘着各种故事。有亭台楼阁灯：亭是子云问字亭，台是燕王黄金台，楼是崔灏题诗的黄鹤楼，阁是王勃作序的滕王阁。又有风花雪月灯：风是宗憲所乘的长风，花是炀帝所看的琼花，雪是谢道韞所咏的雪，月是张君瑞所待的月。又有书画琴棋灯：书是苏秦所负的书，画是二乔所看的画，琴是文姬所辨的古琴，棋是贵妃所乱的棋局。又有麟凤龟龙灯：麟是孔子所泣的麟，凤是弄玉所骑的凤，龟是毛宝所放的龟，龙是叶公所好的龙。许多观众，正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后面空场上又放起异样的焰火来，博得人人仰目，个个抬头。在先放的是月炮，又唤做赛月明，昔人有诗为证：

月色何能赛，腾空吐一丸。万人回首处，三五正团圆。
燭火方将熄，金波只自寒。若教明又定，真作夜珠看。

月炮放过以后，大众又喊道：“流星炮来了。快快看啊！这是九龙取水啊！这是二龙戏珠啊！这是白鹅生蛋啊！这是老鸛弹霞啊！”又有上升数十丈后，点点滴滴，宛如金花下坠的模样，大众拍着手道：“这滴滴金多么好玩啊！”昔人有诗为证：

霎尔穿空起，春星落万家。双垂龙取水，一道鸛弹霞。
溅瓦金光碎，烧云宝焰奢。倚楼人望久，赶得月儿

斜。

这些焰火，还是寻常的焰火，旁的人家都有的点缀品，大众见了还没有十二分满意。最奇怪的，空场上搭着木架，木架上矗着桅杆，桅杆上挂着花炮，初点的时候，药线上徐徐吐出金菊芙蓉四季百花。比及吐毕，蓦然间唰唰唰的一声，眼前金光涌现，金光中有种种亭台楼阁的形状，闪烁不定，须臾易观。又见高台上垂着大珠帘，有两个人徐徐卷起珠帘，里面次第现出戏剧，形态动作一切如生。隔了片晌，爆出一个暴雷也似的声音，忽堕下一颗大珠到场上，着地以后，重又跃起，涌出五彩金龙，追逐这颗大珠。博得人声如沸，一齐地喊着好啊好啊！彩声甫毕，忽的东南角上，人头挤挤，都说快快去看一出《锺馗送妹》啊！男的满面络腮胡子，女的却是生长得千娇百媚，一个唤一声哥哥，一个唤一声妹妹，却不料兄妹俩会得这般的美丑不同。众人受了这宣传的吸引力，一个个移转目光，都去物色这个锺馗的妹妹。本来看灯看焰火是假的，看人是真的，便有许多人挤到东南角的人圈子里，去看这一出《锺馗送妹》的活剧。

锺馗是谁？锺馗的妹子是谁？不问而知，便是祝枝山和周文宾了。他们出了大门，迤逦行来，只向着热闹处行走，文宾且走且喊着：“哥哥慢行。”枝山回头说道：“好妹妹不须慌张，有我哥哥在这里开路。”在这哥哥妹妹声中，便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众人向文宾看了一眼，不由地唤着一个“咦”字，又向枝山看了看，不由地“哼”了一声，枝山向那人道了一声“呸”，文宾跟在后面，接着道了一个“唉”字，这都叫做一字传神。众人见了这西贝女郎，大有《左传》上说的“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的意思，众人一时喜出望外，所以道了一个“咦”字。有了美貌妹妹，定有美貌哥

哥，所以看了文宾，又看枝山。谁料祝阿胡子的尊容太不堪领教了，这又出于众人的望外，所以道了一个“哼”字，大有你这骚胡子不配有这美貌妹妹的意思。枝山听了，很不佩服，暗想你们这些人，简直没有生着眼睛，男女都辨不清，还要辨什么美貌，所以道出一个“呸”字。文宾忙着止住他，他一者怕和众人发生口角，闹出事来；二者，怕枝山口头不慎，泄漏了秘密，须不是要，所以道了一个“唉”字。这个字有时含着招呼的意思，有时含着警告的意思，有时含着制止的意思，似这般地忽又咦，忽而哼，忽而呸，忽而唉，已不知有几多次。在先尾在后面的不过三五人，后来越跟越多了，编书的好有一比，西贝女郎宛比是雪团，浮薄少年宛比是芝麻，文宾在人丛中行走，宛比雪团在盛着芝麻的匾中打转，经过之处，当然包围的少年越聚越多了。还有人沿路宣传着，快快看啊！看一出《钟馗送妹》的好戏啊！到这时候，枝山和文宾不须自己动步，被众人拥着而行。还有那些色情狂的男子，专在女人队里摩肩擦背，可惜他们将雄作雌，专在文宾身上转念头，倒惹文宾暗暗好笑。暗笑自己和你们都是一般的，现在不过打扮着一身女人服饰，你们便和狂蜂浪蝶般地驱之不散，这便是服饰害人啊！

行到王兵部府门前，益发围得如铁桶一般，休想可以出这重围，幸而空场上面临时搭着几座高台，是专供妇女们看灯看焰火的台。上有一个女郎，见文宾被他们挤轧得可怜，便向台下唤道：“台下的姐姐为什么不到台上来呢？快到这里来坐坐，免受挤轧。”文宾道：“多谢姐姐招呼，奴家来也。”便拽起罗裙，上那十余级的短梯。方才招呼的女郎，格外殷勤，在台上伸手相挽，挽着文宾上台。文宾回头看着枝山道：“哥哥你先回去吧，奴家承这位姐姐多情，招呼我登

台看灯。这座台是只许妇女登临的，哥哥上来不得，还是早早回去，免得受人挤轧。”说罢，噗嗤一笑，自古道：“招呼不蚀本，舌头上面打一个滚”，文宾满面春风，浑似一朵交际之花，左一声姐姐，右一声姐姐，竟有人腾出座位，和他并坐。和文宾坐在一起的，左一个是二八姣娃，右一个是三五少女，倚红偎翠，似这般的艳福，足使祝枝山见而垂涎，好在文宾上台以后，祝枝山便脱离了挤轧，来来去去，倒可自由。台上的文宾和众女郎彼此寒暄，才知道左边坐的是王裁缝的女儿，右边坐的是卖花女郎金珠，她们都有四五分的姿色，但是和文宾坐在一起，休说两个女郎自叹不如，竟是满台粉黛无颜色呢！那王裁缝的女儿卖弄她善于压线，笑向文宾说道：“姐姐，你这般面庞，可惜衣服太不入时了，你买了衣料给我们做，包管你做的入时。”卖花女郎道：“姐姐，你有了这般面庞，合该插几朵娇艳的鲜花，才衬得出你的千娇百媚，你插的这几朵象生花，太省俭了，我们的园子里四季鲜花都有，每天早晨，我们可以送花到你府上，况且价钱也不贵。”文宾唯唯诺诺，和她们信口敷衍。

他向台上看了一周，个个都是浓装艳抹的少年妇女，一时钗光鬓影，和那悬挂的五彩纱灯互相辉耀。文宾问那卖花女郎道：“为什么台上坐的都是少年妇女，寻不出一个半老徐娘？”卖花女郎道：“姐姐有所不知，这座台是王兵部的公子王天豹造的，取名叫做百花台，准备做今天的姊姊妹妹观灯的所在，凡是够得上登台资格的，都请她登台观看。够不上登台资格的，休想可以登这座百花台。”文宾听说，便看台上的匾额，果然是用鲜花扎成的百花台三字。便向卖花女郎说道：“请问姐姐，假如有年老的妇女要上台来，便怎么样？”卖花女郎说道：“要上这座台，须得我们招呼以

后，才得上来的，不招呼不能擅自上台的。不瞞姐姐说，我和裁缝店里这位姐姐，都是王公子雇用上台，教我们遇见了美貌妇女，一一接引上台。凡是我們瞧得上的，都有几分姿色，姐姐不信，但看这座百花台上有一个丑陋的女子么？有一个年老的妇人么？”

说话时，忽听得台下有一个凤阳婆子，抱着小孩子叫喊道：“我的乖乖，立都立不住了，待我上台去歇歇吧！”她才跨上一级梯子，冷不防有两个守台的豪奴，一个喝一声：

“没有眼睛的婆娘，你该上去么？”一个下死劲地把那婆娘拖下，娘儿俩险些儿栽了一个筋斗，赚得旁人拍手大笑。又有一个三五分姿色的小脚女郎，姗姗行来，一壁走，一壁风摆芙蓉似的，摇摇不定，那台上的裁缝女郎，又忙着去招呼，把她接引上台。文宾又私问那卖花女郎道：“王公子把年轻妇女招引上台，这是什么意思？”卖花女郎道：“这位王公子浑名老虎，又称花花太岁，杭州城里谁也比不上他的势力，便是巡按大人也惧怕他三分。今夜王兵部府中的灯彩，为什么这般鲜明？檣杆上的焰火，为什么这般花样百出？借这题目，好教杭州城厢内外的姊姊妹妹都来庆赏元宵。又恐怕老的少的蠢的俏的混合在一处，有许多不便利，所以筑起这座高台，把美貌的妇女都会合在一处，开一个百花大会。王公子便骑着高头马，到各处跑了一周，回到台前，勒住了马缰，把台上的姊姊妹妹看一个饱。”文宾道：

“为什么不见王公子呢？”卖花女郎道：“姐姐没有上台的时候，王公子已来了好多次，现在他又到别处跑马去了。”

正在谈论的时候，台下锣鼓喧天，又来了一起龙灯，判分五色，格外鲜明。在先是白龙灯，乌龙灯，都是张牙舞爪。白龙灯抢的是一颗夜明珠，乌龙灯抢的是一颗黑水玄珠，

随后又有青龙灯，赤龙灯，最后一条黄金龙灯，搵的是一颗黄金佛顶珠。龙灯去后，檣杆上面的花炮，又是唵喇喇的一声响亮，金光迸现，分明是“天下太平”四字，随后幻出一个半圆形，大众都说：“这便是蔡状元起造的洛阳桥。”果然这半圆形幻化了桥梁，桥上有种种色色的人，来来往往，似这般的奇异焰火，又引起看台下众人很热烈的呼声。欢呼未毕鸾铃声起，卖花女郎拉着文宾衣袖道：“姐姐留心着，花花太岁快要到这里来也。”霎时间台下众人，都向两旁让开，广场上面让开了一条人砌的弄堂，一共来了骏马五骑，当先一骑白马，骑的便是浑名老虎又名花花太岁的王熊。王天豹头带着一品荫生巾，身穿着墨绣大牡丹的葱绿色的狐皮袍子，足登锦靴，面上有许多麻癍，麻癍上面，带着五分醉意，五分春意，勒马台前，两只色眼只在那西贝姑娘周文宾的面上注视。后面四骑都是随从的豪奴，同时勒住了马缰，或行或止，都跟着主人的马首。王天豹扬鞭一指道：“卖花金珠听者，和你同坐在一起的妙人儿是谁？”金珠起立道：“好教大爷得知，这是上城来看灯的许大姑娘，她久住在乡间，难得上杭州的，她的爹爹在城中开着豆腐店。”王天豹笑道：“呵呵，妙极了！我看遍了杭城闺秀，再也没有第二人和许大姑娘一般美丽！许大姑娘，我在马上行礼了。”说时把手一拱。文宾假作娇羞，低着头不做声，金珠道：“大爷和你拱手，他是兵部公子，人称小兵部，你怎么不还一个万福，自古道‘礼无不答’。”文宾道：“羞人答答的，怎好向陌生男人答礼！”王天豹见那乡下姑娘满面娇羞，益发衬出她的美丽无比，便在马上说道：“姑娘请下台来，和你到兵部府中去享那荣华富贵，强如在乡间度那可怜日子。”金珠道：“姐姐听得么？大爷看中你了，快快下台去吧！”文宾

道：“奴家不去，奴家情愿帮着爹爹卖豆腐，不愿去跟小兵部。”文宾越是不睬王天豹，他便越觉得乡下姑娘的可爱，他是花花太岁，平时间寻花问柳，钗裙队里都是竭力捧着这位公子，他被人捧得厌倦了，转觉得乡下姑娘对他不睬不睬，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模样。他想有这么一位绝色佳人，大可做得自己的妻室，今天相逢，定非偶然，要她自己下台，她是不肯的，何妨待我上去邀他下台。当下翻身下马。四名豪奴也都下了马背，牵着牲口，牵到兵部府的马房中去休息，不在话下。

王天豹提起轻裘，从短梯走上百花台，便向文宾施礼，文宾做出没奈何的模样，座上抬身，口称奴家也有一礼，王天豹的眼光已注射到文宾的裙下。卖花的金珠道：“这位许大姑娘的面庞儿果然是好，但是……”说了半句，以下不说了。那个裁缝女郎接着说道：“但是可惜这些上面太靠不住了。”她一壁说，一壁翘起着裙下的莲钩，卖弄她是小脚。王天豹笑说道：“许大姑娘，你有这般的花容月貌，为什么不裹足呢？真个可惜了！”文宾道：“公子错了，奴家记得有四句诗，公子听着。诗云：

盈尺莲船莫笑奴，观音大士赤双趺。欲知小脚何由起！始自人间贱丈夫。”

王天豹听了这四句诗，拍手称赞道：“大姑娘说的不错，小脚怎及大脚的美！大姑娘如不相弃跟着我王熊回去，管教你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缎匹。”文宾道：

“奴家不去，奴家今天和表兄同看花灯，只为人丛中不堪挤轧，奴家避到台上。表兄已不知挤到哪里去了，要是奴家跟着公子回去，表兄访寻奴家不得，回去告诉奴家的爹妈，岂不要累他们着惊？”王天豹道：“这有什么妨碍，到了来

朝，我王熊可以打发家丁，传请你的爹爹妈妈进府，叫他们不用开什么豆腐店，这般生涯，吃酒不醉，吃饭不饱，还不如在我府中吃一碗现成茶饭，管教你们丰衣足食，一辈子无忧无虑。”文宾道：“多蒙公子美意，奴家怎好惊扰！”王天豹道：“姑娘不用说这客套话，趁着元宵佳节，快快跟我回去。”文宾走了几步，忽又停着脚踪道：“公子请便，奴家是不去的，奴家和公子非亲非戚，跟着公子回去，怕人家嘲笑？”王天豹道：“大姑娘不用担忧，明天传请你爹爹妈妈到府，只须他们肯把你给我，那么我和你便可成为伉俪，还怕人家嘲笑么？”文宾点了点头儿，又走了两步，才走到短梯旁边，又停止了脚踪道：“公子请便，奴家是不去的，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跟着公子回去，人家只以为奴家和公子一定同住一房，似这般的丑名儿一出，许大便难以见人了。”王天豹道：“许大姑娘又来了，偌大的兵部府中，怕没有你的住房，便是你怕着冷静，也可和丫鬟们同住一房。快快下台去吧！”文宾便袅袅婷婷地下台去了。

台上的姊妹们见了，又妒又羡，但见豪奴当前，乡下姑娘居中，王天豹押队，一片灯笼火把，直进兵部府中而去。正是：

改扮乔装浑不觉，看朱成碧待如何？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书馆春深错点鸳鸯谱 妆楼人静闲品凤凰箫

王天豹把那西贝女郎很客气地迎入府中，但是到了众人嘴里，哪有好话说出。街头巷尾，到处宣传，市中有虎，闻者色变，都说不好了，王老虎又在外边抢人家的女郎了！有人问道：“他抢谁家的女郎？”那人道：“他抢百花台上的女郎，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在百花台上见了一位美貌佳人，拦腰抱住，一跃而下，那美人哭喊着救命，喊破了喉咙也是枉然，只见两只小金莲，乱踢乱舞，把绣鞋儿都掉落在地，被那浮薄少年拾取回去饮酒，可以当做鞋杯用的。”似这般的宣传，闹得满城风雨。祝枝山也得了消息，便疑及文宾被王老虎误抢入府，但是文宾的裙下并没有两只小金莲，只有一对盈尺的莲船，敢怕王老虎所抢的不是文宾吧？他便到王兵部府附近地方去探听消息。

时已夜深，游人纷纷回去，有一群少年妇女都在议论着方才的事。有的说：“许大姑娘交了好运，被王公子邀入府中，一辈子荣华享受不尽。”有的说：“王公子倒也稀奇，小脚女人不要，却要那横量三寸的大脚女郎。”有的说：“许大姑娘的口才很好，她随口哼出一句观音大士赤双趺，王公子听了便笑嘻嘻地说什么小脚不如大脚的美，吩咐豪